

祖先的 村庄

回不去的故乡，到不了的远方

席星荃
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祖先的 村庄

席星荃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祖先的村庄 / 席星荃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20.10
ISBN 978-7-229-15250-5

I. ①祖… II. ①席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20）第160985号

祖先的村庄

席星荃 著

策 划：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：徐宪江


责任编辑：秦 琥

特约编辑：彭圆琦

营销编辑：史青苗 刘 娜

责任印制：杨 宁

书籍设计：观止堂_未 氓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（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）

投稿邮箱：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：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bs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：8.5 字数：173千

2020年11月第1版 202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4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序

邱华栋

襄阳作家王伟举说：“席星荃是襄阳真正的文人。”

作家陈启文在评论里写道：“这个人 and 许多典型的中国文人一样，在他的深层意识结构里，怀有深厚的‘文以济世’情结。”

我和席星荃先生相识是在十年前襄阳一个山村的笔会上，他送我一本来获得冰心散文奖的《记忆与游走》，我当晚读了，觉得是一本好散文，作者是一个真正的散文家。在后来的交谈中，我发现我们对文学有许多相同的想法。笔会后他给我寄来一篇散文稿，我很快给发出来。前几年湖北搞长篇小说重点扶持项目，一直写散文的席先生竟然也去投标并且中标，小说出版后，《文艺报》《文学报》等报发了评论。评论家高晓晖说对于一个成熟的散文家而言，这是许多人没想到的。大家说席星荃是文人，除了具有相当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，他对历史和地方文化也涉猎广泛，大约还因为他也写了许多评论，发表在《名作欣赏》《文学自由谈》等杂志上，曾两度在《文学教育》上撰写“新作快评”的散文专栏，很有影响。他的论文获奖率和转载

率颇高，知道的都说他是一个学者型作家。

但我觉得他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。我这个印象来自对他作品的阅读。几年前，他给我寄来一部长篇散文稿，说想听我的意见。我立即看了，觉得写法是一个大胆的实验，这本书是一部结合了文学、乡村民俗调查、历史叙事的跨越文本的好书。这标志作者具有现代观念，特别对散文观念有一种突破的渴望，超越一般的写作者。我想摘取一些片段发表，主编李敬泽觉得发表节选减弱了书的分量，嘱我转告作者直接出书比较好。后来出于种种原因，这部书稿又演变成了前面说的长篇小说《风马牛》。而这部小说仍然保持多文体杂糅、全方位扫描社会、由纷繁的碎片集成的特色。

而其实席星荃是一个农民，在农村下田苦干做到二十七岁恢复高考才走出家乡，有身为一个地道农民的生活经验、体会和想法。有人说他是写农村的散文中楚地一派的代表，真实，朴素，底层，林非先生特别赞赏他这一点。而这一本新作继续写他的故乡槐树畈，历史的场景前后延展百余年，比他之前的文本更显斑斓、苍茫和雄浑，同时又保持着个人的维度。

全书共八篇，每篇两万字左右，将散文、纪实、自传、田野调查以及地方历史文化探究统合糅杂。各篇并无统一主题，只在一个大域内或一个大体线索中言说，每篇一个专题但不受其局限，多做延伸或漫溢，追摹生活的本来情状。八篇合起来看，其实是对一个地方相当长时期内社会面貌的完整呈现，八篇作品就像八座山峰，耸立在一片天地间。如果说它是一部散文集，它却打破了散文历来单一、短小、纯净、轻巧等模式。《祖先的村庄》追溯本村文化史和遗存并对

比现状；《娼娘》记叙一个乡村巫医的一生行状并带出百年社会历史景观；《少年离开了故乡》和《少年回到了故乡》则回忆作者青年时代读书和写作的艰难与生命的挣扎，文字里可以见出时代的演进或蜕变。这种散文写法的主要特点是拓展，这体现在两点上：一是递进延伸的细节，二是加大人物的刻画力度。举个例子，作者写清末过“红脑壳”的时候，娼娘的小脚外婆骑母猪逃难：

当消息传来的时候，夕阳已落到襄阳城南的岷山背后，淡淡的灰色暮云铺满了半个天空，光线晦暗。人们被消息震惊，短暂的惊慌与扰攘之后，荒野上出现了逃难的人流。这时候天空更加昏暗，薄云中的月亮像一只淡红的独眼。人流里，一个老太婆骑着母猪，在昏暗的月光下慌张逃离。她梳着一个平髻，戴着一顶黑绒布帽，穿一件深蓝色缎料长袄，长袄低领和宽袖上绣着红色缠枝阔边；下穿黑色宽裙，一双尖尖的小脚套着青缎绣花弓鞋，紧夹着母猪柔软的腹。肥壮的母猪肚子下吊着一排饱胀的奶子，随着奔跑摇来摆去；长袄在幽幽的月光下一闪一暗地反光。那母猪受过老太婆奇特的训练，与它背上的主人心神相通，在崎岖的荒野一路奔跑而不把主人颠下来。呵呵，这头通灵的母猪……

这样的细节渲染和人物刻画，显然是小说的味道。

至于书中文字里暗藏的历史的感慨、人性的窥探和社会急剧转型的忧思，读者诸君读后当自有检验。

目 录

序 / 001

祖先的村庄 / 001

在当下的槐树畷游走 / 002

远眺中的村北田野 / 016

古道、寺庙：遗址与当年风俗 / 024

人、神、鬼共居的村庄 / 037

门楼上的幻象 / 043

大门前，槐树下 / 044

物候里萌发的灵感 / 048

兜兜上的口号 / 051

古老的门匾 / 055

在草房子里高声朗读 / 060

课文里的黑暗与惊悚 / 065

心一直跳，一直跳 / 070

门楼上的幻影 / 075

少年离开了故乡 / 079

祠堂、桃花和诗篇 / 080

五分钟的相遇 / 085

在风景里幻想另外的风景 / 090

忽然到了武昌东湖 / 094

蛇山上的省图书馆 / 097

菜肴和《史记》 / 102

一道河湾，另一道河湾 / 106

少年回到了故乡 / 111

好像在沙漠里寻找绿荫 / 112

舅舅 / 117

人跟人不同，就像书跟书不同 / 121

在街头报栏前独自伤心 / 127

忽然见到个老马同志 / 131

孤独的午后，有女来访 / 135

不要失望，也不要幻想 / 140

姑娘们 / 143

男孩长大了 / 144

有个姑娘叫季三儿 / 148

这个姑娘叫春枝儿 / 152

一个姑娘不知名儿 / 158

又一个姑娘不知名儿 / 161

乡村的甜味、咸味及其他 / 165

父亲成为祖先 / 187

婶娘 / 209

后记 / 258

祖先的村庄

在当下的槐树版游走

多么茂盛蓬勃的植物啊，而这却是村子的中心！

心里想，一个村庄，要是它的植物——杂树、蒿草和荆棘——太茂盛了，那么，人就不会茂盛。

满眼是成堆的恣意自由的植物，而耳朵承受着静的压力——耳畔太静了，似乎听得见风丝吹过耳廓的声响，而身边的一切：树木，房屋，水坑，蒿草，一切都凝滞了。这岑寂，这静，不像是真实的人间。可这明明是我的村庄，我站立之地就是我家老屋的门前，这，绝不会弄错。

物象与气氛高度默契，或者说静寂的气氛由周遭的事物辐射而生——是的，它无声，也无形，却是一种存在。

面前是三座稍稍前后错落、废弃多年的房舍：东边两座，红砖红瓦，三开间平房；西边一座，稍稍靠后一点，二层水泥楼房。三座房前后已被杂树野蒿拥堵包围，无法靠近。不见一鸡一狗，也不见猫的影子。阒寂无声，静得可怕。只有阳光似乎依然炽烈，却也孤独。我

不禁想起《聊斋志异》里鬼狐妖魅的世界。

然而我到底不能承认这是那个世界；因为这是我的村庄、我的老家、我的祖宅……

近年来，我一年总要回村一趟，对于几十年来一直在外面讨生活的人，这不算太少。所有的归来，都只是回到村子前头大弟的家，有时会到老屋前来看看；有时在村里走走。现在我就站在老屋前，情景又有演进，它更破败更荒凉了，杂树蒿草蹿得更高，简直插不进脚去，竟然无来由地长出了两三丛荆棘，也不知是打哪里来的种子，鸟雀衔来的？大风吹来的？反正与人无关。这景象不独我家老屋，你在村里走，偌大的村子，废弃的房屋很多，却很少看到人。杂树、野蒿和荆棘疯狂生长，它们兴高采烈、手舞足蹈、野蛮生长、共同繁荣，大有让村庄返回原始荒野的雄心；是的，它们得天独厚，人类已经给它们制造了这样的千古难逢的机遇。

站在这些弃屋前，我感觉到凉气森森——我在心里自问：植物们有了得以复兴的机遇；而曾经活跃，后来遁逃的鬼神狐妖是否也得到了重新登场的机会呢？

面前这三座房，东边的一座是我堂叔的。堂叔是二爷的小儿子，他孤身一人，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城里捡破烂、拉三轮，后来又开电麻木，这房子就一直没人住，屋顶多处塌陷，门已朽坏，荆棘封门。当中的一座就是我的家。早先，这里是一座三进的深宅大院，有彩绘的门楼和青石砌的天井。百年前西横屋分给了三曾祖，三曾祖拆了西横屋，在原址另盖了三间面朝南的正屋，老院子从此破了相。我小的时候，院子、门楼和二道厅已经消失，但石门枋和前院墙残存着，“耕

读传家”的砖匾依旧清晰可辨。那时候，东横屋住的是二奶奶家，正屋堂间和西梢间住的是我家，正屋东梢间住的是小爹家，这都是大家族不断分家的结果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二奶奶拆了东横屋，用原木料砖瓦在东边另盖了两间，就是现在东边小叔这房。小爹拆了老正屋东梢间，在前边另盖了两间新房（后来再拆了这房在后边另盖三间，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二层楼房）。天井、石门枋和残墙也拆的拆、塌的塌，数百年的老宅彻底完结。那时候父亲在老正屋的地基上翻盖了红砖红瓦的平房，算来已经有了四十年的沧桑。自从父母去世，这屋就没人住了（我和三弟在城里生活，二弟在村前另盖了新房），它被岁月摧折，被风雨剥蚀，显得颓唐、矮小、破败不堪。门已经开裂变形，门锁锈死，窗户朽断。我站在它跟前，想找回一点昔日老院的形迹，却仿佛站在一个陌生的人家前。

西边这座二层红砖楼房的前身也是一座二进的四合院，主人麻大爷跟我爷是堂兄弟。现在的红砖楼房是刘家兄弟的。刘家三兄弟四十年前就全部离开村庄，有当兵转业在城里落户的，有出赘的，有在城里打工的，谁也不清楚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；他们也从不回村，简直像失踪了一样。只有这封闭多年的房屋标志着村里有过这户人家。

向后走去，又是一排房屋。当年可没这一排楼房；当年这里是村后的水田，田野的起点，水田一块接一块，绵延出旷远的田野，以及更远的田野之外的村庄——童年时，我曾经遥望那些村庄之外的远方的天空，想象北京城的雄伟与繁华，想象天安门；在想象里感觉生在人间的幸福和人生遐想的无限美妙。

可惜，童年逝去，这样的想象永不再来，而这样的幸福永不重

现。不仅仅是我家的老院，整个村庄也根本改变了模样，想找到一点当年的痕迹完全没有可能。

这是陌生的老家。

那一年，我七八岁，西边的四合院还十分完整，青砖青瓦，正屋、横屋和门楼严整结合，屋脊两端是高翘的鸱吻，在乡土气息浓厚的村子里保持着不合时宜的旧时威严。后来，麻大爷迁居别的村庄，四合院分给别人居住。据说四合院后边原来是带围墙的后园，但这时候只是一块平庸的隙地，长着一棵枣树，隔几步还有一棵枣树。土场边缘隆起一道坎，那就是后园的旧墙基。旧墙基下就是水田了，是村北田野的起点。

那个午后突然起了一场暴风雨，雷鸣电闪，风狂雨猛。我们赶紧躲进家里，父亲插上门闩，狂暴的风摇得门咣咣乱响，像一头野兽发了疯要扑进屋。院子里雨水倾盆而下，风雨声和霹雳声震耳欲聋，声势吓人。但一眨眼工夫风息雨止，雨后的乡村青天如碧，凉爽清新，村里村外满眼翠绿。这是当年乡村的普通风景，也是消失了的风景。大自然是风景里绝对的主体，村庄是小的，房屋是小的。人类行为弄出来的一切痕迹微不足道，仅仅是这浑然博大风景的点缀而已。

那时候村里有很多枣树，正是阴历七月初，枣子红了屁股。暴风雨才一歇，我就提着小筐跑到屋后去捡枣。刘家屋后已有三两个孩子，各自在东一摊西一摊的积水和残枝碎叶里匆匆寻找落枣儿，忽听得一个孩子大叫：“看，快看！”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村北碧绿的田野上，在小堰和北大堰之间，有一个红色的影子慢慢移动

着……“鬼——！”谁大叫了一声，大家扭头就跑。父亲跟几个大人在远处谈论暴雨和庄稼，听了我们的说道，也抬眼去看，奇怪，竟然什么也看不见，蓝天白云下，漠漠的原野空旷无边，新鲜而寂寥……议论纷纷，有人说那是矮傣子，我们小孩子听了惊悚不已，心里半天不能平静。

“矮傣子”大概是自古以来东乡葫芦湖就有的传说，“矮傣子”在人们言语里出现的频率很高，是谈话的兴奋点，类似于今天演艺明星的八卦。我听得多了，知道它并不多可怕，不过是一种无害而矮小的鬼魅。有一回我听见黄嬷嬷跟我妈闲聊，说当年她家住在村东梢的时候，一天傍晚，她端着笊箕到门前的钟家大堰去洗菜，快到堰边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一个矮傣子正从菜园篱笆下往堰里走去，很矮，人形，像一个小孩儿，走不快，挨着地面向前挪呀挪呀，但也很快走入水里不见了。她说那个矮傣子腿短，一身黑衣裳。黄嬷嬷讲完，韩舅母也插进来讲了，说是有一回她起早去东冲割麦，天刚麻麻亮，走到小堰上头的水沟，看见沟外的麦田边有一个矮傣子。矮傣子也看见了韩舅母，立刻向麦地深处走去，一走一拐的，走不快，但一眨眼就消逝在麦棵里不见了。她们谈得那么逼真生动，我听得津津有味，但心里是有点懔的。我知道，这东西毕竟是鬼魅而不是人类，虽然它对人类并没有危害。是的，现在想来，这个奇特的“矮傣子”算得上鬼怪世界里的一个例外，它从来不与人发生纠葛，不干扰人类的生活，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。它仿佛是鬼神世界的隐士，与世无争，乡下普普通通的池塘、麦田和溪水就是它的桃花源。

俗话说“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”，我不能轻易否定黄嬷嬷和韩舅

母的话，她们说那是她们亲眼所见；但是对我而言，又只是耳听的。那么，她们的陈述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假？当年的我在信与不信间左右为难，现在的我就肯定了吗？不，我仍然左右为难。只不过比当年多了一些疑惑：言说的真实性在哪里？如何才能让人的言说取信于听者？言说者、听者和言说对象之间究竟能否达到同一？

也许还是相信黄嬷嬷和韩舅母的好，一个人、鬼、神共存的世界多么有意思啊；再说，这样的世界和人间，不是让一生受苦的人们多出了一点对未来的希望，至少是多出了一点安慰吗？哪怕是多出一点麻醉也好啊。至少至少，在当年的乡下人的梦境里，比当今的人多出了一些与生活并无直接关系的惊悚；而这种并非关乎生计的惊悚不也是一种人生滋味吗？大家不是都在说，现在的人生，太实际了，就像一块生铁块子、一片干抹布和一部拙劣至极的烂片。

那时候，槐树畈的人相信身边有许多鬼神。更早些，乡下人的生活里处处可见与鬼神相关的物象，比如庙宇、道观和坟场。这些鬼神生活的场所与槐树畈人的生存空间相杂错，难分界线。据说我家后园墙外的东北角曾有一个土地庙。我家跟麻大爷家是一个高祖，两座院子相邻，后园的围墙也相连。那时候，一般的村庄都有土地庙，是一个村庄公有的祭祀场所，而这个土地庙却是我们家专有的。那时候我的祖宗是村里的“大户”，有钱有地位，属于乡绅之流。也许是要虔诚地感谢土地爷的关照与厚爱，也许是希望土地爷赐予更多的财富，也许是显示乡绅与众不同的地位，我的祖先就给自家建了一座小小的土地庙。据说庙是极小的，矮矮的不过五尺之高，只能供土地爷土地

奶奶两个塑像，前面放一只小香炉。祖先们上香礼拜的时候，一拱手就触碰到它的瓦檐。但再小的庙，其供奉的神灵也是法力广大的，只能虔敬小心、敬奉如仪，不可存轻慢之心。一代一代，我的祖先们就这样站在土地庙前，拱手上香，顶礼膜拜。小时候我常常独立在传说中的土地庙遗址前，寻找祖先留在地上的脚印。我看见地上生长出茂盛的植物根莖，它生生不息，年年发出新枝。我怀疑它就是祖先的脚印所化，我毫不怀疑脚印也是有灵性的，人死了，留下的脚印不死，传递着人的精神和愿望，变化为这样的植物，借以向后人表达他们的灵魂与精神。站在这里，我几乎看见了祖先的身影，他们的祝祷之声在时空延续、飘荡。

后来我们家人口繁衍很快，一棵大树不断地分杈再分杈，枝杈越来越细瘦。后来渐渐穷了；既然穷了，土地庙的香火就不再旺。但这土地庙坚持了很久，穷过来的后人们把它当作一种荣光，也当作一种祖传的精神咬牙坚守，正是所谓“穷不舍志”的标志。但终于坚守不住，六十年前那个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到来了，这是国运大势，不会顾忌到你一个偏僻乡村某户人家的土地小庙。我家的土地庙很快颓败，而后消失。
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屋后就是一块隙地（这是祖先们当年的后园），叔叔在隙地左边开辟了一块窄长的小菜园子，园子边长着一棵枣树。婶娘栽了木槿作为篱笆，秋天木槿盛开蓝紫色的花朵，静静地伫立在清淡温煦的秋日阳光下。后园的旧墙基做了菜园子的北边缘，另一段旧墙基上长着一丛孤独的枳树，树丛上攀爬着一棵瘦瘦的野蔷薇。春天野蔷薇开粉红的花，枳树开洁白的花，都比别处的清瘦，连